

中短篇小说集
高淳 著

夜雨 十年灯

yeyu shinian deng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中短篇小说集

高淳 著

夜雨 十年灯

yeyu shinian deng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雨十年灯 / 高淳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2.11

ISBN 978-7-5059-7872-0

I. ①夜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42144 号

书 名	夜雨十年灯
作 者	高 淳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周小丽
印 刷	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
开 本	700×1000 1/16
印 张	13.5
版 次	2012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7872-0
定 价	26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透过众生看当下社会

——高淳《夜雨十年灯》序

高淳真是勤奋啊，继长篇小说《风逝》之后，又向广大读者奉上了一部中短篇小说集《夜雨十年灯》。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而较大的一步。

与《风逝》主要以爱情生活为主相比，这部中短篇小说集视野更开阔，观察更细致，描绘也更简练，艺术表现亦更趋于娴熟。

高淳笔下的人物，都是一些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物，就像我们的同事，甚至我们的邻居。他们是机关的小办事员、电视台或报社的小记者、出租车司机、小书店经理、小饭店厨子，还有打工仔们，等等。他们经常要为工作和生计奔忙劳碌着，还时常不能如愿。这些，都折射出了转型社会中普通百姓的真实生存状态。

以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感受为描绘对象，本是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之一。俄国的契诃夫和我国的赵树理，更以此而在文学史上独领风骚。然而，这些年来，这一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延续。许多作家热衷于穿行在历史的隧道中，去探究帝王将相们的传奇命运；或者将思绪飘浮于云端之上，去虚构一些男欢女爱的离奇故事，却忽略了身边人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。这是创作的歧途，虽然作为一种题材、一种风格，可以也应当有故去的帝王将相、虚幻的男欢女爱的演绎，但主流却不应当转向那边，还是要坚实地立足于脚下的大地。高淳能坚持这一创作道路，因此就十分难能可贵，特别值得予以鼓励。

身处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，面对风云莫测的时代格局，许多百姓常感到彷徨无依，感到茫然失措。即便如此，在他们身上依然保持着善良的心性，甚至淳朴的作风。哑巴青年王良好心地帮扶中年妇女，卢阿昌下意识地救下将被车撞的女孩，李东不仅受老同学之托关照其女友，还将自己的杂货铺卖了为老师治病。在这个物欲横流、唯利是图的环境里，他们都展现出了人心的美善、人性的闪光。

不过高淳写的更多的，还是在变革的时代，人们对命运的无法把握，对前途的渺茫，对未来的忐忑。这可以说，基本反映了当下社会的真实状貌，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普通百姓的心理和感觉。因此，高淳的细腻描写，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当下社会的方位。

然而，人之所以为人，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是自主的个体，都可以而且应当对自己负责，从而也对这个社会负责，对这个时代负责。那么，那些能真正切实担负起责任来的人们，无论他是多么的普通，多么的微小，他都依然能够成为沧海横流中的砥柱，并因此而影响其周边的生态。

高淳还是看到这些了。《那年的烟花特别多》中，卢阿昌就能坚守，他在部队时就是一个好兵、好干部，转业后毅然辞职，开起了一个小饭馆，在杨小音等的帮助下，让小饭店渐渐地兴旺起来。《结婚三周年》里的许美，也悟出了人生真谛，为了维系感情宁可放弃自己的白领工作。人生的许多妙处，就在“舍”与“得”之间，就在“退”与“进”、“沉”与“浮”、“变”与“常”之间啊！

不知高淳自己是否有这样清醒明晰的认识，毕竟他是一位80后作者，而且长年卧病在床。不过在他的不少作品中，倒是都隐隐约约地流露出了这样的人生辩证法。特别是《小镇旧事》、《夜色阑珊》等，都蕴含着丰富厚实而又耐人寻思的人生况味，堪称中篇佳构。

小说写到这样的程度，艺术殿堂的塔尖可以说遥遥在望矣！

是为序。

朱辉军

2012年10月26日

目 录

某个星期六 /001
无 言 /005
深 冬 /011
墙上的橘色阳光 /019
夜色阑珊 /035
调 动 /051
那年的烟花特别多 /066
石佛珠 /106
结婚三周年 /125
小镇旧事 /129
贼 胆 /151
蓝色风铃 /155
霓虹的碎片 /158
冬天的片断 /185
非常意外 /191
记忆五章 /196

某个星期六

夏日炎炎，又是一个星期六。

午后的太阳特别毒。小许从商店里一走出来，就为自己挑在今天出门而懊悔不已。刚才在店里买东西的时候，他为一篮水果磨蹭了半天，搞得人家售货员朝他翻白眼才出来，为的就是在里面多吹一会儿冷气。现在出了店门站在马路边，他从头到脚都被灼热的气浪所包裹，这使小许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刚被人从冷库里取出的大虾，忽然又被按进了麻辣火锅，在沸腾的汤水里接受煎熬，然后让人剥壳。

小许看了一眼手里拎的那篮水果。水果晒不得，尤其是像这种暴晒。小许想，现在这种礼品水果篮可是价格不低。他于是很潇洒地一挥手，便有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停在了他面前。司机伸出半个头，问：“老板，去哪？”现在的出租车司机为揽生意，见男的就喊老板，而并不是因为小许看上去气度不凡。

“九院。”小许打开车后门，一头钻了进去。

小许终于摆脱了日光的纠缠，车里扑面而来的冷气使他感到一阵凉爽，浑身舒坦。车窗在这种天气里都是紧闭的，所以车里的空气非常浑浊，掺杂着各种异味。在这些异味中，最强烈的就是一股烟味。这个牌子的香烟的烟味，小许非常熟悉，一下子就分辨出来了。在整个机关大院里，就只有他和老赵抽这个牌子的烟。自从去年老赵退休后，就没人跟他一起抽这种烟了，别人都嫌这烟的味太呛。小许后来就换了另一种随大流的烟抽，现在也慢慢习惯了，觉得挺不错的。

那时候小许刚进机关，就被安排在老赵他们那里帮忙，也就是帮着写写材料什么的。当时他不过是个毛头小伙子，而老赵已经是知天命的

年纪。知天命嘛，大半辈子过去了，什么事都该看开了，可老赵总是有一肚子的烦恼。于是小许没事就常陪着老赵喝两口，地点就在路边小馆内。两人喝的都是很一般的黄酒，下酒的往往是一碟炒花生米，有时老赵高兴就加一盘鸡杂碎。不过这种时候是相当少的，因为老赵的怨尤远远多于他的快乐。多半时间里都是小许一边听店里放的音乐，一边听他大发牢骚。

当然老赵也有春风得意的时候。他每次听人说自己可能会被提升，就分外高兴，就会在请小许喝酒的时候，外加一盘鸡杂碎。旁观者清，“听人说”这三个字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。小许每次都想劝老赵不必太当真，可是看到他一副少年壮志不言愁的样子，就不忍心泼冷水。结果说明现实是残酷的。既然老赵的美梦又成空，自然就又一次回到了一碟花生一瓶酒的境况。老赵还是发他的牢骚，小许还是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的牢骚。他俩就是这样成了忘年交。

正想间，车停了下来。

“到了，十块钱。”司机的话简短有力。

小许找到老赵病房的时候，自己已经是一身汗。老赵对于他的到来，显然是喜出望外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快坐快坐，这么大热的天。”

“老赵啊，我们可是好久不见了。我昨天才听说你生病，今天正巧有空，就来了。”小许顺手把水果篮放在一把椅子上。

“没什么，就是颈椎病又犯了，还不是老毛病。你瞧你，来就来，还买什么水果嘛，真是的。”老赵就起身，要拿把凳子给小许，小许就连忙让他躺下，自己随手拿了把凳子坐了下来。

“你怎么一个人啊？”小许看了一下其他两张病床，旁边都有人陪着。

“唉，儿子儿媳这几天都加班。上午的点滴刚打完，老伴她就回家去收拾一下，待会儿就来。”

两个人就这么聊了起来。病房天花板上面的两只破吊扇在使劲地转，

墙壁上挂着几幅框起来的风景画。说是画，其实就是那种很粗糙的印刷品，绝不是什么名人真迹。

小许觉得老赵现在比退休前老了许多，看上去没什么精神。

“现在在家怎么样？”小许问得有点含糊，其实也只是为了表达一下关心，并不是真想知道他在干什么。

“以前老说累，天天盼能待在家里好好休息休息。现在真待在家了，又特没劲，就每天出去跑跑步，打打拳，找人聊天下棋。有时就帮儿子儿媳照看孙子，习惯了也就有了点乐趣。就是这颈椎总犯病，好不了，是以前落下的病根。”

小许想这就是职业病吧，每天都会有写不完的材料。

在机关工作人员身上是看不到朝气的。后生看老辈，就像是在看未来的那个自己，很容易有日暮途穷的感觉。小许参加工作也差不多有七八年了，已经学会了在各种纠葛不清的人际关系中立身处事，也能很自如地应对各种压力了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很累人的事情。

小许如今就是坐在老赵以前坐的那张办公桌前，做着老赵以前做的那些工作。领导对小许的看重直接就体现在对他工作量的增加上，小许当然是很识趣的。年轻人嘛，前途要紧，多多锻炼。有时候，小许就会有种错觉，觉得自己是在扮演一个老赵以前扮演过的角色。

现在望着病床上的老赵，小许就想自己以后得颈椎病可能也是早晚的事。

“你最近工作怎么样？”老赵问完起身，在他那用了几十年的杯子里倒满了水。

“唉，忙。”

这是句大实话，虽然这个回答他每天都会对别人重复数遍。小许真的太忙了，领导每天有开不完的会，他就有写不完的材料。确切地说，是每天有打不完的字。因为现在都用电脑了，这比从前老赵他们写在纸上再让打字员去打印省时多了。

小许认为自己的劳动就像生产一次性饭盒，辛苦半天就为了让领导上台讲个十几分钟，完了把材料一揉，扔进废纸篓。这些不满的话他当

然是不会说出来的，小许是个聪明人，知道群居守口的道理。

这个时候小许的手机响了，他走到外面走廊上接电话。小许一看来电显示，就知道自己的双休日计划再次泡汤了。

“喂，小许啊？”听筒里传来主任深沉的男低音。

“是。”

“明天加班，你把处里开会用的材料准备一下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小许转身走进病房，忽然觉得有点累。他知道医院是不能抽烟的，就问老赵：“你还抽那烟吗？”

“戒了。以前上班没精神才抽，现在身体要紧。”

小许又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，说自己明天还要加班，得回去准备材料。

“你慢慢就会习惯的。”老赵安慰他。

出了医院大门，火辣辣的阳光再一次照在小许的身上。幸好在这里打的是件很容易的事。

计程车在飞驰，车里的音响正好在放李宗盛的《凡人歌》：“你我皆凡人，生在人世间；终日奔波苦，一刻不得闲……”

“你们的出租车生意怎么样？”小许问这个晒得有点黑的司机。

“这几天天气热，坐车的人就多了，生意比平时好。”

“你们也挺不容易的。”小许又说。

“嘿，大家都不容易。”

小许转过头，透过茶色的车窗玻璃望着外面。热浪滚滚的大马路上，人来人往。

二〇〇二年九月

无 言

一

王良是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，同时也是个哑巴。

正所谓屋漏遭逢连夜雨，船漏偏遇顶头风。王良父母在一年内相继下了岗，生活顿时陷入困境。后来王良母亲找了份钟点工的工作，父亲老王也到了一间餐馆打工，辛苦是辛苦了一些，不过总算是可以维持生计。

这半个月来总是阴雨绵绵，今天难得好天气，王良决定出去走走。路口有一个卖彩票的小亭子，他每星期都会去买一个号码，现在他想再去试试运气。

一个留板寸头的家伙站在销售窗口前，急切地敲着手指，等着里边的那位工作人员慢吞吞地打号码。于是他催促：“小姐，快一点，我还有事。”

那位小姐把三张彩票往窗台一放，“好了。”

艳阳高照，平地起风。板寸头正要急吼吼地拿了东西走人，忽然嗖一下，一张彩票让风给卷到了地上，打着滚往前跑。板寸头刚要追，只见那彩票让人一脚给踩住，拾了起来拿到自己面前。这人正是王良。

“谢谢了，小兄弟。”

王良对他咧嘴笑了一下，露出一副洁白的牙齿。板寸头拿过彩票，跨上自行车飞也似的走了。王良就走到窗口前，掏出两块钱和一张写了号码的纸递了进去。

由于经常到这买彩票，所以这位小姐知道他听得见说不出，服务态度就好了很多。很快一张彩票就从里面递了出来，“其实你可以多买几

个号码，中奖几率会高一些。”

王良伸手在窗台内抓了支笔，在刚才写号码的那纸上写道：“运气不好的话，多买也是白买。”

“看来你挺相信命的。”她没想到还能用这种方式交流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他又写。

王良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，快到商场那里的时候，看到街头边几个半大的孩子在一起玩一辆自行车，他就饶有兴致地待在远处看。几个半大孩子一见有人盯着他们看，就忽地一哄而散，其中一个跑的时候还“哗啦”一下把自行车给带翻了。王良这才想原来自行车不是他们的，就走过去，想把它给扶好。走近了一看，才发现这自行车已经不成样了：车把手掉了，塑料灯坏了，两个车胎全没了气，坐垫让小刀捅得像个马蜂窝，里边的海绵全给扯了出来。

一个肥胖的中年妇女从商场里走了出来，一抬头发现居然有人在动她的自行车。这位中年妇女在去年丢了两辆自行车，为此恨恨不已了一年，把偷车贼的祖宗十八代是骂了个遍。此刻她血冲脑门，想现在的贼真是胆大包天，在大街上也敢下手。于是她飞奔上前，大喝一声：“干什么！”

王良正在扶车，突然让身后响起的尖厉的叫声吓了一跳，手一松，“咣当”一下，自行车又摔倒在地上。他回转身，只见一个凶神恶煞的胖女人正对着他怒目而视，看那神情是恨不得扑上前来将他撕成碎片。王良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就对着她咧嘴一笑。

这一笑在胖女人看来就是做贼心虚，是犯罪的行为被揭穿后的尴尬表情。她正想着前两次的自行车是不是也是让这人偷了去的时候，发现自己那辆躺在地上的车已经被毁了容，而且是被毁得惨不忍睹的那种。

她还是很有脑子的，她想如果你如果要偷的话，干吗要把车弄成这模样，这样子还怎么卖呀？所以她在几秒钟内完全确定了眼前这人是蓄意破坏的流氓，而并非是她一直要找的偷车贼。得出这个结论使她相当的失望，并且愈加地愤怒，她再次厉声喝道：“你干什么！”

王良在这对峙的短短几秒内已经隐约感到了情况不对，于是他就打

起了手语。胖女人这才惊讶地发现这流氓是个哑巴，就又骂道：“瞧你一脸的痞子样，你无聊干什么不好，破坏他人财物，你哑巴又怎么样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知不知道？”

王良这下是急了，拼命地打着手语解释。不过完全是徒劳的，根本就是鸡同鸭讲。

这时渐渐有几个看热闹的人凑了过来。好奇是人的天性。

“你别打手势了，我也看不懂。我不难为你，这车弄成这样，你要么赔点钱让我好拿去修，要么就只有上派出所去评理了。”胖女人见有几个围观群众，就把这几句话说得很是义正辞严。

王良出来时身上就带了两块钱，买了彩票就没了。他把手伸入裤兜，将那张彩票捏在手心，然后将口袋底朝天翻了出来。身上的两个口袋里什么都没有。

王良的这个动作在胖女人看来就变了味，成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意思。

“好啊你，死猪不怕开水烫是不是？上派出所去！”说着就要上前动手。

王良想这下越描越黑了，转身就要走。胖女人一个箭步上前，一手拉住了他胳膊，使劲一拽，大喊：“抓无赖呀，快来人帮忙啊！”

这一喊，立刻就吸引了很多人。有个不明就里的老太太问胖女人怎么回事，胖女人就指着自行车，唾沫飞溅、滔滔不绝地向围观者讲起了来龙去脉，其中不免有些夸大的成分，不过也没人在乎。

此时的王良羞愤交加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走是走不掉了，那胖女人臂力惊人，扭得他胳膊又酸又痛。

路过的人见这边围着人，便也走过来凑热闹，于是围观的人越来越多。

人的盲从心理是相当强的。

“这个小伙子看上去不错，没想到做这种事。”

“最近报上说有聋哑人犯罪团伙经常作案，警察抓住了也问不出什么。”

“怪不得是个哑巴，这么缺德，真是报应！”

“这种人活着有什么用，死了算了，他爹妈脸都让他丢尽了！”

.....

各种不堪入耳的语言、轻蔑的眼神，像一把把匕首刺向了王良那早已千疮百孔的心，此时的他已被屈辱压抑得透不过气来，由于过度的激动而导致了浑身颤抖。

“看！他手里还捏着什么？”一个人喊道。

胖女人一看，他手心里的确有东西，就狠命地把王良手指掰开，一张彩票掉在地上。她捡起来一看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肯定又是在哪偷的，想拿去兑奖，也不照照自己啥样，还做白日梦！”顺手一扔，那张彩票就乘着风飞入了人群中。

王良再也按捺不住，猛一挣手，就要冲入人群中去寻找那张彩票。胖女人以为他又要逃，就又喊：“哪位同志来帮下忙？别让他跑了！”

这时一个留络腮胡子的大汉站了出来，一把揪住跑过来的王良，把王良的右手反扭到背后，又朝着他的膝弯上猛地一踹。王良顿时就脚一软，单膝跪到了地上。

“这位师傅，真谢谢您了！”胖女人急走上前说。

“甭谢，这事儿遇上了哪能不管，袖手旁观太没正义感了！”络腮胡子觉得自己正义凛然。

此时的群众热情高涨。人群中的一个小学生正啃着根香蕉，他也受到了人们惩奸除恶的情绪的感染。他想这坏人太坏了，弄坏人家东西还要跑，老师说过要勇于同坏人坏事做斗争，少先队员要以身作则。他越想越激动，就把剩下一截香蕉全塞进嘴里，抓了香蕉皮，摆了个掷铅球的姿势，然后朝王良用力一甩。

不偏不倚，香蕉皮正好四散开来落在了王良头上，就像给他戴了顶帽子。

人群中顿时一阵爆笑。

正如哲人所说的那样，人的身上一半是天使，一半是魔鬼。

王良的血液沸腾了，愤怒与羞辱挣开了理性的铁链，如同脱缰的野

马、决堤的洪水，轰然迸发。他顺着右手被扭住的方向往后一转，提起左拳，不管不顾地朝揪住他的络腮胡子一下子就抡了过去。

“哎哟！”

二

派出所内。

王良、络腮胡子和胖女人一起站着。王良跟络腮胡子看上去各有损伤。

“嗨，怎么是你？”有个人问。

王良抬头一看，开口的这位民警就是中午买彩票的那个板寸头。

板寸头见他不应声，心下正纳闷，同来的胖女人和络腮胡子先开了口：“他是哑巴，你问也白问。”板寸头恍然大悟。

很快就了解了案情，胖女人和络腮胡子告王良故意破坏他人财物和殴打伤人。

板寸头跟王良中午的一面之缘使他对王良多少有点好感，况且他也不能只听一面之辞，但苦于跟王良无法交流。正想的时候，王良抓起了桌上的纸笔，就像抓着了救命稻草一样，不由分说就“刷刷”地写了起来。

板寸头于是又一次恍然大悟。

等王良写完一看，事情全清楚了，板寸头心想这种事怎么也弄到派出所来了，就对胖女人说：“你看你不是胡闹吗？人家好心好意帮忙，你却把人家弄到这来。”又对络腮胡子说：“他打你，你不也打了他？他伤得比你还重。”

“他说是就是，有什么证据？再说他先打人可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你这位同志可不能偏袒他。”胖女人不依不饶。

板寸头一时语塞，看样子这两位是不会善罢甘休了。板寸头就问王良怎么联系他家里人，来这解决一下。

王良的父亲老王接到电话就从餐馆赶了来，他想不通一向老实本分的儿子怎么会进了派出所。老王赶得很急，手上做活的袖套也没来得及取下，身上还粘着一些鱼鳞，一身的油烟味和鱼腥味。所以他一到，胖

女人和络腮胡子赶紧侧身避过，怕脏了自己，并且伸出手掩住了鼻息。

老王很快就弄清了事情，对着那两位又是解释又是道歉，可他们得理不饶人，又说要拘留，又说要赔钱，口气里没有一点松动回旋的余地。老王是口干舌燥，精疲力竭，窝了一肚子火。突然，他冲着王良猛地大吼一声：“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！”接着就一掌掴了下去。

“啪”，清脆的一声，王良的脸上留下了老王的巴掌印。

在场的人都让这一下震住了，胖女人和络腮胡子也就暂时住了口。老王掏出今天刚发的工资，总共四百块钱，抽了一百给那胖女人：“大姐，实在对不住您，孩子不懂事，这钱你好歹拿去修修车，求您了。”胖女人见这样也不好再说什么了，就拿了钱，说：“我也不难为你，这事我就算了，以后好好管教你儿子，别找事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老王一个劲点头，就像鸡啄米一样。

老王把剩下那三百块塞到络腮胡子手里，说：“这位师傅，真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，我只有这些了，求您饶他一回，回去我一定狠狠揍这兔崽子。”络腮胡子见胖女人都拿了钱了事了，自己再追究也没啥意思，就拿了钱说：“今天算我倒霉，以后看着点你儿子。”说完就朝门外走去，走了几步，突然又想起什么事，就转回身来问那个板寸头民警：“对了同志，我问一下，见义勇为受伤是不是有奖金的？”

王良和他父亲一起回家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两个人在路上慢慢地走着。老王一直都沉默着，表情看上去有些木然。

老王停下脚步，回转身对着王良，嘴角动了一下，似乎要说什么，可是欲言又止。

王良也就停了下来，怔怔地站在那里，眼睛盯着旁边的一根电线杆。

“还痛不痛？”老王的声音有些苍老。

王良的目光从电线杆移到了父亲的额头上，看着那岁月留下的深深浅浅的痕迹，轻轻摇了摇头。

当老王转身继续往回家的方向走的时候，一滴眼泪悄悄流出了王良的眼眶。

二〇〇三年二月

深 冬

今年的冬天特别冷，林有志所在的这个南方小城已经下过了第二场雪。

真是没想到在这地方也能见着雪，林有志感慨万分。想当年他辛辛苦苦念完大学之后，用尽办法才在电台找到了一份当记者的工作，留在了这个小城，脱离了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农村。虽然每天风里来雨里去，林有志还是认为自己能在电台做个记者真是祖上积了德，毕竟，现在的竞争多激烈呀。

林有志今天起得早了一点，一看天还没有亮，于是他就顺手把昨晚采访到的资料给整理了一下。他倒并不是因为对工作充满热忱才这么勤奋敬业，而是昨天加班结束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时分，他疲惫不堪，倒头便睡，把这事给忘了，一早醒来才记起这材料主任今天要用，就赶紧亡羊补牢。做完这些事情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林有志拿着公文包就出了门。刚出大门，一股凛冽的寒风就朝他脸上扑了过来，从他的领口钻了进去。林有志打了一个哆嗦。

他骑着自行车，拐了几个弯，来到了一条略显热闹的小街。此时天刚蒙蒙亮，可是已有不少人在忙碌了。这条狭窄的小街上都是卖早点的小贩，所以尽管地上还结着一些看上去灰不溜秋的冰，整条街上还是显得热气腾腾。有些小贩就是沿街楼房里住在底层的居民，他们在沿街的墙上开了道门，然后再在外面搭个简易棚，就地做起了小买卖。还有一些则是推着小推车的小贩，估计住得也不远，早晚两趟在这街上卖点心。林有志每天的早餐问题就是在这里解决的。现在他把车停在了一个包子铺旁边，自己坐到棚下面的一张破方桌前，要了四个肉包子和一碗热豆